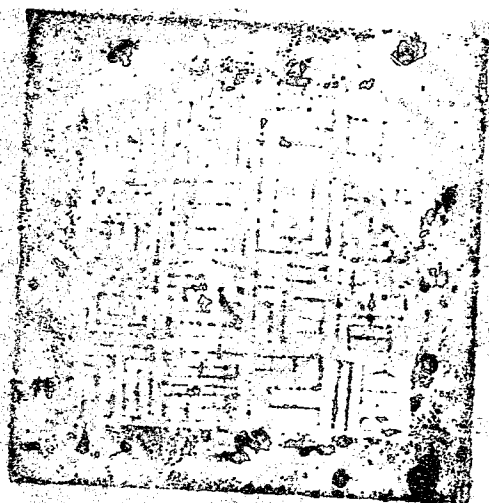


南居印象記



沈美鎮作 開明書店刊

南居印象記

上海
開明書局
印行

目 錄

1	椰子樹.....	1
2	榴蓮樹下.....	5
3	油子開花的那一年.....	11
4	大高山的神話.....	17
5	羅芳伯的故事.....	23
6	不同命運的三個神廟.....	27
7	採薪迷途.....	33
8	在橡皮園裏.....	37
9	一幕慘劇.....	41
10	嘮仔民族.....	47
11	嘮仔民族的民間故事.....	57
12	鬼的傳說.....	71
13	土人農作的情形.....	75

一 椰子樹

椰 子 樹

一排葱茏的叢林橫在你的眼前，驀地你就能够指出那一頭，那一枝，或那一顆葉是椰樹。正因為椰樹有很特出的體態，容易映入心幕內而牢記不忘的。在添印於我的記憶中的椰樹，分明地記得他有瘦長而纖腰彎彎的身體，從梢頭突然表出十幾支綠條來，尖長的葉兒就在綠條的兩旁下垂着。微風徐徐吹來，這葉兒雖沒有和少女的

垂髮似的柳條那樣散亂地交舞着，但也會顯出不很自然的搖曳來。椰樹不但有那麼柔美的體態，並且還有與人有益的生產，這就是每年數次所結的果實。記得馬來人有這麼一句俗諺：「禾場一羅隆，（約一英畝的三分之一）椰子念五株，即足維持一家生活。」從這寥寥數語，就足窺見椰子樹的益處，對於南洋土人的生活更有偌大的貢獻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任是驚濤駭浪湧着的海濱近處，或則內地村落裏的人家門前屋後，總可以瞥見椰樹的情影，點綴於叢林密林之間，或者成行排植着。有人說椰樹似為長夏的象徵，此喻誠然是不虛的。

說起椰子樹，不禁教我記起和椰樹有關的事來。五色縹渺的朝

旭還在東方森沈的空氣裏，一層層濃郁的露水灑滿了四郊的枝葉上。在這當兒，便可見着數十隻成羣的小鳥，在空中盤旋疾飛，終而落在椰樹梢頭。爲的是啄食椰花，所以這種鳥與物主很是有害，因爲被它啄食過的椰花，便不能結實了。這種鳥名叫甘蔗鳥，身體比月鴿小些，狀如鸚鵡，全身披青色，但嘴和兩足略紅，雄的尾巴還導着二片黑色的長毛，看去很令人可愛。體力很強健，所以飛得很快。當着它們羣集在椰樹梢頭時，不常傳出「辟拍辟拍」的兩翼相觸的聲音，和時續時斷的尖銳觸耳的「吱」的一聲。它們趁着朝霧迷濛時候，時而飛到這頭椰樹上，時而飛到那頭椰樹上，一直等到朝陽灼光時，它們纔相率飛去，日間便看不見它們的蹤跡了。

二 榴蓮樹下

榴 蓮 樹 下

在河濱附近一眼望去，便能看見枝葉疏虛的體幹，森慘的榴蓮樹，錯列在從河岸侵入五十多丈遠的部分。這些榴蓮樹是當地土人所保存的產物，在數十年前他們的祖先於農作舒閒的當兒陸續種下來的，不期到了現在，梅拉威河和許多支流的兩岸，幾乎只要與人屋靠近的地方，都種滿了榴蓮樹，這不能不要算是他們意外底收穫。

了。

榴蓮樹可算不少，然而每年卻不一定通通都開花結果，往往此地今年結了實，明年又不結實了；那裏今年不結實的明年又結起實來了。因為這個緣故，每年所出產的榴蓮總不會過多，每隻底價格平均總要四五毛錢的。說到這裏，我還彷彿地記憶着我雖在枋奴那塊地方住了十幾年，然而僅僅碰着一年是榴蓮出得很多的，價格賣得非常便宜的呢。

每年溽暑一收，榴蓮樹便開始開花了。這個時候，每天早晨總有三數個婦孺們攜了菜籃，走到臨近的榴蓮樹下，俯着身子，爭拾榴蓮花。有的拾來自己吃的，有的就拿到市場去賣，蔬菜缺乏時倒也很受

人歡迎呢。榴蓮樹開了花，若碰着天時極佳，則結成的果實更多了。大約要經過三四個月的時間，到了明年二月底前後，榴蓮便開始成熟下墮了。當着這個時候，當地土人爲着幾個錢底獲得，於是把榴蓮樹下所有的短木剷除得很平，並且搭起小小的茅屋來，有的全家都搬到榴蓮樹下去住着。

在榴蓮樹下過着的生活終是有趣。既不用多太費力去工作，只希冀在樹梢高頭疊疊掛着的榴蓮能够日見日多的落下來；這在他們是看作多麼有趣的生活啊！何況有的時候，還可邀約兩三個同伴，往深山去採擷山菓，這也添了不少的樂趣。至若那曼聲長鳴的蟲聲，夜深的熊嘯，和日暮時分在樹上跳躍的猴子，這些山間應有的點綴，

自不在伸說是他們一生所消受不了的天籟了。

除起大風是特別例外，往常在日間榴蓮是很少落下來的，要在夜間因為微颺較大，一來寒氣較重，所以落下來的特別多。幾乎長夜都響徹了沈重的榴蓮觸地聲，若落下的地點是靠近茅屋，還可以很清楚的聽到榴蓮觸着枝葉發出的響聲，聽了會令人猜想到這個響聲正落中茅屋因而害怕起來，不過這個害怕剎那間重又消失下去了。到了明天早晨，就要冒着露水去拾起昨夜所落下的榴蓮，往往走不上幾十步腳，而背負着的筐籃已經盛滿了。這要使拾者心裏感到無限的喜悅！

榴蓮拾完了，時候也不早了，於是纔從容地調起野味來飽餐。日

日如是，直到樹上掛着的榴蓮落個精光了，這種有趣的生活纔告一段落。

榴蓮輸到市場裏，除大部分供生食外，有的僅取其肉，和以白糖煮之，製成榴蓮糕，可以保存得很久。

在許多果品當中，要算榴蓮是我頂好吃的了。——豈但我，就是一般人也這樣的說。不過，有一部分新從祖國來到南洋的人，卻多看不慣榴蓮肉的色彩，形狀，（按榴蓮肉色淡黃，形如豬心，質極鬆散）便懷想到人糞的爲狀欲嘔，因而不吃榴蓮的。其實，榴蓮肉並不和他們所想像的那樣齷齪，這未免要和神經過敏患同樣的毛病了。

三 油子開花的那一年

雖說油子樹要有四五年的間隔纔開花結實一次，可是每年一到六七月天旱了，鴉鵂鳥在疏落的樹梢上叫得怪響了，於是一般營利的商客，和飽食終日的土著，都隨着「庚庚庚角」這個叫聲轉而盼望着油子樹開花了。果如他們的希冀，通山的油子樹都開了花，那末在土著便要懷想到來日有金錢好使用，有新衣裳好換而歡喜；在

商客也要想到賺錢機會底降臨，笑容可掬地對人說着：「油子開花了。」這個情形，直把居住熱帶的享樂的營利的人生坦白地表現出來了。

好不容易再過兩個月多的，油子樹便由花蕾結成果實了。這時候，你若到內地去考察一下，就得發現在那河濱錯雜着的巨大的叢林，好像菩提樹一樣的果實纍纍，顯出不堪負重的樣子把枝葉下垂着。它的果實並不見大，僅如檳榔般一頭尖，一頭還襯着三數薄翼，望去煞是美觀可愛。有時當地土人就把低垂水面的折了好幾枝，——不過他們折採的動機卻不是爲着它的美觀可愛，爲的是要把它拿到市場去，一來報告他們的顧主知道當地的油子樹開了花，結了實，

二來希望他們的顧主接到這個喜訊後，能够給他們一個借貸的機會，好使搬回幾許糧食，日用品等，痛快地過着舒服的日子。在顧主方面，不但很願意接收他們的要求，並且還要極力去招徠，因為這種借貸對於他們是很有利益的；所以只要顧客的願意，顧主是沒有不答應的。借貸的方法極簡單，即要由兩造商定每元貨物將來徵收油子若干，便可以成事。這種借貸，顧主方面總是佔便宜，普通可賺到什七八之利。所以每屆油子出產的時期，一般商客賴以興業振家的，實復不少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們在事前狂喜和盼望油子樹開花的心理所在了。

約莫是十二月的前後，油子便成熟開始落地了。這個時候恰巧

正值收穫時期，有的人家因為要照顧油子樹的事宜，把看護農場的工作疏忽了，因此往往不是遭野獸遺害，便是莠草亂苗，其影響於收成自不待言，所以每屆油子結實的那一個年頭，糧食總不夠自給，這種趨勢幾乎成為歷史上的慣例了。

油子樹為因其極易生長，所以種植了後，用不着人工去栽培，便能蔚然成蔭了。大約要有十幾年的樹齡，便開始開花結實了；惟現在當地所有的油子樹林，多是數十年前的遺物，所以老幹高聳——多是數十丈高的——枝葉蔽天，樹跟低下因長年蔭暗，草木極不易生長。油子要落地的時候，只要把短木雜草略為斬除，便可以在那裏橫行無阻了。一般當地土人當看這個時候，便在林下較為適當的地點

搭起茅屋來，一家人在這數月的時間內便住在這間茅屋裏。當着朝曦初上，或是夕陽斜照的時候，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各各背負着藤筐，走向樹上拾油子，平均每日常總拾得兩筐左右。若碰着起大風，便得看見襯着薄翼的油子，自空漫飛，旋轉着，落了下來；其時油子觸着枝葉發出底辟辟拍拍的聲音，和呼呼響着的風聲交響着。結果地上落的滿地都是油子，就河裏面也要滿浮着赤色的東西，一堆一堆的往下流，在這時候，大家都急忙忙的笑語相答着來收拾起這些油子，在那地上，在那水面上。

油子收拾到了家裏，就無分晝夜的忙把它的薄翼弄掉。這部工作做完了，又得裝進竹籠內或者船內去浸水；有的因為要取其重量，

就在地面上掘了幾個大坑，把它埋伏在裏面，但這種製法的油子粗劣不堪。浸水的油子要經過十幾天，纔可以拿起來剝殼，剝了殼後，也拿到泥場上來曬，曬乾了，然後纔得運出市場去。

在這油子曬乾了的時期，河內往來的船隻絡繹不斷，每日總有十幾條船隻滿載着油子向檳奴商埠駛去。在半途，因為水路非常險惡，觸礁覆船的在這時期特別多，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受到這種損失的人是多麼痛心呀！

四大高山的神話

在卡浦亞斯河和梅拉威支流匯合的地方，有一個商埠因左岸有座奇峯獨出底大高山在矗立着，常會引起旅客們特別注意的，這便是新釘（Onitje）商埠了。新釘距荷屬西部有名底首府坤甸約要四五天的航程，在昔曾為商業上的重鎮，惟自梅拉威河的航線開發之後，商業就比較冷淡了。話雖如此說，新釘仍不失為卡浦亞斯河流

域中的一個重要商埠呢。

新釘我不曾久住過，然而卻曾因為旅行的機會在那裏停留過好幾天。記得在那極低的河濱一帶，後面就是一列亞答蓋着的商店；斑駁的屋頂，掩映於綠樹之間。這個印象後來惹了我兩次的回憶：一次是在廈門，一次是在西湖湖濱公園，我走到了這兩處地方，彷彿新釘的情影活擺在我眼前，惹得我無限的惆悵！唉，我何時纔有機會重履新釘呀！

除了上述幾個印象外，那座巍然縱立的大高山，也是我所不容易忘掉的。這座山是卡浦亞斯河下游獨一無二的高峯，在左岸深入約數里的地方隆然突起，因其高大無匹，山的情影遮蓋了四週的村

落人家。從這些村落人家眺望，山的全部精靈都可映入你的眼簾，巍然矗立，看去好像寶塔的神態一般。山景全部，都披上了疏虛的綠色的外衣；僅有好幾處赤裸裸地露着，看去峭壁嵯峨，從石隙間灑出一泓清朗的瀑布，向下面奔流，極其清澈幽韻之至。在山下這些村落人間，雖然距離的太遠了，不能聽到琤琮之聲，可是當你悠然神往時，潺湲清響彷彿不斷地微顫着自空傳來呢。

大高山雖然沒有和平常所看見的山一樣の有綠油油的崗巒襯托着，然而這樣纔顯示出她的偉大，不俗了！這正如濃墨鉤就的一幅畫雖然有它的特點，然而輕描淡寫的也自有它的獨到處了。

依我的經驗，看山最好在早晨頭。那時天空清淨得無點雲，山上

種種的點綴都很畢真的呈現在眼前，令人看了心頭發生美化，悠然沈醉於自然的懷抱中。等到日頭高昇了，或者夕陽的餘輝還在西方很出勁的照灼時，山上的瀑布便會發出眩耀奪目的金剛，宛如在海輪上觀日出的情景一樣。有的時候，全山被輕淡的雲霧籠罩着，只現出一片蒼茫的印象，那時江山失色的哀感，便活躍在吾人的想像中。說來真有點奇怪，我們從許多山崗考察的結果，曉得山崗所在的地方，便有宛延不斷的山脈爲其構成的骨幹；然而我們的大高山，卻偏偏缺少這個元素，悠然地在平陽的卡浦亞斯河畔上隆隆高聳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呢？於爲便有下面所述的不可思議的傳說，根深蒂固的遺留在該處附近土人的記憶裏。

據說從前有個山神鬼，因為看不過一般惟利是圖的漁人將卡浦亞斯河上游的魚類捕來輸送到各處去販賣，（卡浦亞斯河上游本是產魚的地方，每年輸出的魚脯為數極多，至今仍不稍減）為此十分擔憂上游的魚類有絕跡之虞，於是便鼓着一肚氣從遠方負了一座山來，為的想填塞那條河，（即卡浦亞斯河）。好使商人們不能到上游去，因而上游的魚類得以保存。那知因為山太笨重了，山神負到距河畔不遠的地方，已力竭氣空，他的足便陷入泥濘的土堆裏，把山御下來了，因而那條河未曾填塞，那座山已巍然矗立在那裏了。

五 羅芳伯的故事

我們華僑在中國的移民史上，曾經轟轟烈烈地在南洋據地建國的，大有其人；雖然這些人物有的出身微賤，但其雄厚的魄力，與奮鬥的精神，是極可欽佩和景仰的。說到羅芳伯其人，就是此中雄糾糾的一個了。

羅芳伯是廣東梅縣人，清乾隆間，稱王於坤甸。卒後，他的後裔繼

王位並替他建立祠廟祀之計傳七世至光緒十年纔被荷人併吞傳說當兩軍交綏的時候，曾發生過一樁很奇異的事，至今尙存在當地華僑的記憶中。

據說那年荷人率兵來侵，芳伯的第七世便和荷人的軍隊在一個小山上開起仗來，結果不能取勝，正在危急之際，芳伯的後裔便跪到他的廟裏去痛哭陳辭，俄而忽見芳伯顯神，吶喊來救，繼見荷人的軍隊一排一排的倒去，照當時的情形看來，芳伯的後裔本很有反敗爲勝的，無如因爲彼衆我寡，所以支持不到幾分鐘便敗北下來，從此羅氏的香火便斷絕了。聽說羅芳伯廟裏的牌匾，已爲荷人取置吧城博物院中，廟址則至今尙存，但我卻不曾見過，所以是否實有其事，我

倒不敢立斷了。

又有一種傳說，據云從前南洋是沒有鱷魚的，自從羅芳伯南來時，纔用蚊帳裹了一條來，由是纔有鱷魚的蹤跡。更有趣的，卻說當時羅芳伯放鱷魚入河水，因對他說道：「食番（意即馬來人）並食腸。」那知鱷魚卻誤聽爲「食番並食唐。」所以後來不但番人要受鱷魚的害，就唐人也不免同樣要受鱷魚的害了。現在那裏的華僑當着在河心洗蚊帳的時候，多不敢入水洗澡，傳說鱷魚在這時候是很凶的。這種傳說雖近於神話，然已印入僑胞的腦中很深，構成牢不可破的觀念了。

六 不同命運的三個神廟

我們若到南洋羣島的幾個大商埠去走一趟，就可知道神廟的建築很普遍，而且建築得很莊嚴的偉大的，這一點足窺海外僑胞也是很崇尚迷信的。一種求福避禍的心理，無時不在他們的靈府深處湧現；雖然腳踏的是異地，而這種心是不稍消磨或減少的。惟自西風東漸，打破迷信的聲浪喧騰以後，這種迷信的風俗就漸漸的日見消

磨，到了現在，則有的已經拆去改建了，沒有拆去的也已塵封着，須逢年宵佳節，纔有少數的一般善男女信到廟裏去燒香，從前熱鬧的情況，現在已不復見了。

說到我們板奴埠，從前迷信的風俗也是不稍落後的，前後建築有三個神廟：一是關帝廟，一是太伯星公廟，一是水德星君廟。這三個廟同有一二十年的歷史，這其間所發生的事實，和盛衰的變遷，敘述起來倒是極有趣味的。

在這三個廟當中，建築得最早的，最大的，要推關帝廟了。至於廟址最早毀壞的也要推關帝廟了。這是什麼緣故？憑我觀察起來，約有二個原因：第一，因為大多數僑胞崇拜關帝的心比不上崇拜太伯星

公的心來得強，所以太伯星公廟造成了後，便不見一般善男信女如前的，一年四季不斷地走到關帝廟裏進香了；第二，因為荷人對於這等神廟，素取干涉主義，思欲撲滅之。基此二種原因，所以關帝廟不幸便做了毀壞的先鋒了。

關帝廟是建築在樛奴埠郊外，重兵城內後面。在我幼年時，曾隨我的母親去過了好幾回，所以印象至今還遺留在我的腦海裏。記得那時的廟是一座寬敞的一棟建築，地板搭的很高，四面有迴欄可以眺望四週的景物，廟裏異常暗淡，鐘鼓懸在入門的兩旁，關帝像就安置在中堂的木架上，兩旁侍立着關平和周倉，他們的面前也有幃幕，一如國內的廟寺設備一般。廟的四週是圍繞着一叢一叢的矮樹，這

些矮樹有一部分是生長在汜濫之地廟的後部一列柱也是長年被水浸着。萋萋的亂草，婉轉的鳥語，將廟的前後裝成一片錦繡。

約莫是民國二三年的時候，到關帝廟裏去燒香的人就很少了，因為燒香的人少，所以香公也懶得來管理。聽說就在這個時候，有土人偷進廟裏去，把那香爐，籤筒一類的東西偷了去，並且還把關帝的兩條生動的鬚抽掉了，當時人言嘖嘖，目爲怪事，但也不見有什麼報應，也許這時候的關帝不是從前的關帝可以比擬的了。

過後數年，恰巧荷人要在栢奴建築鹽倉，便將關帝廟拆來改建，從此栢奴便少了一座莊嚴的神廟。如今斜陽依舊，景物全非，垂吊殘跡，徒令人湧起今昔的哀感在心頭了。

關帝廟毀掉後不久，建築在街市後面中部的水德星君廟也隨之毀掉了。這所廟算是最小的，建築的年期也短；其所以這樣快拆毀的，是因為廟址正建在路旁，等到拆路放寬的命令實行了時，這所廟便變成了障礙物，勢非拆毀不可了。

這所廟拆毀後，水德星君的香火並不因之斷絕。因了一般人的敬奉不渝，便把他好好的遷移到太伯星公廟裏，以後還且受了太伯星公的庇蔭，增加了來燒香的人，由此我們也得知神明的命運有盛衰的不同了。

太伯星公廟到今還是存在，廟址正在街尾後面，出入在荷官駐地的辦事人員，天天都要由廟側經過。廟的左旁正長着一顆又大又

高的榕樹，密不透日的濃蔭，把廟的全部都遮蓋了，因此廟頂上滿生着蒼苔，看去儼似荒山古廟。

唉，我纔記起這座廟聽說在去年已遷到別處去了！所以，上面關於廟址的一段話，只可當作歷史上的紀載，不可當作現實的描寫了。

七 採薪迷途

採薪迷途

有一回，住在街市後面的幾家貧婦，在清早時分便划舟到離街市不太遠的小港裏去，採薪是她們此行唯一的目的。不知怎的，一去不返，直至黑茫茫的夜幕降來，街市上家家屋屋都上了燈，她們還不見回來。起初，她們的家裏和鄰近的人們，也曾把這件事實當作談話的題材談個不休。都說她們這一次的採薪一定很有成績，所以到這

時候還沒有回來。說時個個都現出幾分羨慕和喜悅的氣慨。

但夜深了，她們的蹤影仍是渺然，家人等候得有些着急，剛纔說話的嬌欽，因為不能應驗，早把好成绩這個念頭掉開，而代替以掛慮和恐慌的心思了。但依據有經驗的人說，她們到此刻不能回來的原因，並非中途發生了什麼災難，乃係被鬼所蒙蔽而迷途了。於是她們的家人即根據這話，決定星夜去跟蹤追尋。出發時帶了幾十具銅音（這是一種樂具，圓形，敲之其聲甚嘹亮。）想藉着銅音所發出的嘹亮的聲響，使迷途的她們聽了能夠追聲出迷途，這個辦法倒也極盡巧妙之能事的。

約莫就在雞唱的時候，終於迷途的她們和追尋的人一起回來

了。

她們這一次迷途，受驚與挨餓自然是免不了的。據說當着她們在林際暗影下徘徊時，東去也不通路，西去也不通路，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搜尋了半夜工夫仍在原處盤桓……這種情形，大概就和童捉迷藏的情形差不多呢。

八 在 橡 皮 園 裏

一 從園角裏走出一羣小野豬

就在距離板奴埠約二小時的水路遠的小村落裏，我家裏開闢了一座橡皮園。園裏的橡樹已經有了七八年的生命了，樹身最大的成人兩手也抱不過，但高不到十丈。惟枝葉卻很繁茂，蔚然成蔭，雖五六月陽光也很難透過葉縫映射到地下。因為這個緣故，陰影下的

泥土很是潮濕，草也是患癬疥的頭髮一般，疎薄的長着。灣泥上印着雜亂的足跡，一望而知這是園丁在早晨取樹膠汁所經過的行徑了。

園裏除了早晨外，都是孤淒寂靜，只有時聽到辟辟拍拍好似鞭炮似的斷斷續續的悶響着。當每個聲音發出後，接着就掉下已經裂開的橡樹的實。如果我們在樹蔭下走一趟，就會看見無數的滑溜溜的黑色實，和C字形的殼滿佈地上。大概橡樹的實是含有滋養質料的，所以無論夜間也好，夕陽晚照的時候也好，園裏總有野豬的蹤跡，走來吃橡樹實的。

有一天，太陽仍在樹梢頭的時候，我在園中徘徊了半晌，起初我的視線只注視到橡樹身上割去的痕跡上去，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忽

的沙沙發出樹葉着地的聲音，猛擡頭，只見園角的那邊走出三四匹小野豬，踉蹌的沿着園邊走去。當時我和它們的距離多不過二百呎，但它們絕不畏縮，只顧用它們一張口筒在地上東吻一下西吻一下，它們的窈窕的身材，又活潑，又生動，看去真令人可愛，絕沒有像家畜的那麼蠢笨，反使人生厭。當時我想若我是一個獵者，它們的生命早操在我的手中了。過後不久，它們終於遲遲消失於園外叢林中了。

二 月蝕後數天的一天

那一個年頭我倒忘記了，只記着是月蝕後數天的一天，我踏着疏微的晨光走到園裏。忽的在園丁住所前面的一面草埔上，看見已經解開的一條纜索纏繞在那裏，——在該處因為水路通達，所以家

家都藏有數十丈長的纜索，爲往來在灘上用的，——晶瑩的露珠還凝結在纜索身上，閃閃有光。我站着凝神了半晌，終於想到這個莫非那裏的貴客來臨了，我不禁喜悅起來。接着，我匆匆走到園丁的住所，問個明白，那纔曉得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據說纜索束着是月蝕的象徵，所以在月蝕的時候，要把束着的纜索解開，月亮便可恢復原形，依舊發出絢燦的光輝。這個含有幾分玄妙的心理，神秘的舉動，我們看來是多麼的充滿原始色彩，真同講古一般的美談了。

九 一幕慘劇

劇 慘 幕

就在距離板奴埠約二小時水路遠的地方，有一個村落名叫丹陽伊犁的——在這村落居住的全是馬來人。從前本有好幾間商店在那裏做生意，後來時過境遷，有的虧本倒閉，有的別謀生路去了，因此，在該村落的人們一絲一針都要駕舟到板奴埠去纔有，這樣子實在說是不方便極了。——貓碰着老鼠是不輕易放過的，我們僑胞想

發財的心思何嘗不是這樣的呢？所以不久那個小地方居然給徐老頭一個好機會，堂皇地做起小小的生意來了。照例當地官廳是禁止我們僑胞在那裏建設商店的，即好在水面上用幾顆大浮木搭起蓬寮來，所有交易，睡覺，及其他生活就在這棟水上浮屋了。

徐老頭在栳奴埠原有一間歇了業的店鋪，一家七八口還在孜孜待哺，所以徐老頭爲着生活迫得櫛風浴雨，時往時歸的在栳奴河上，久來他習以爲慣了。

徐老頭還雇有一個夥計相幫。這個夥計雖然是當地的土人，卻是忠實可靠，當着徐老頭到栳奴埠的住家時，即剩他一個人守候着。有一次徐老頭到栳奴埠來，恰巧那天就有從上游的小港裏下來的

三個顧客，因為那時浮屋裏正缺少貨物，即好等候徐老頭明天來時的一幫貨，打算買足了糧食，然後回家去的，那天晚上就在這棟浮屋裏寄宿。

薄暮，另外又有四個旅客——一個是馬來人其餘的三個是嚟人——求宿，本來那裏是有旅客求宿的權利的風俗，所以那個夥計就不躊躇地答應了。他們四個人原是數一數二的樑上君子，今晚來此自然別有所謀，所以睡的時候便分散在各處，預備深夜裏好些行事。不錯，到了夜闌人靜，顧客和夥計們都熟睡了，於是他們就拔出利刀來將夥計和顧客們不聲不響地刺死了。大抵因為這個地點隔人家稍遠的緣故，縱有呼救的殘聲也聽不見的。當時這兇手們本是

懷着殺人打劫的，那知結果一無所獲，即白斷送了三個生命而已。

到了早晨，村裏有人到這浮屋來購物，見着門口各物狼籍，大門又是洞開，再踏進去，纔發現淋漓的鮮血灑遍地上，四個屍首身不完膚的僵臥着，他見了這種情景，嚇得面如土色，立即走到當地村長報告。村長得報後，一面親到發生地點調查，一面差人到栢奴埠官廳來報告。當時略事檢驗後，就草草將屍首埋葬了。

這慘殺案發生後，一般人都疑是當地的人所爲的，但到底找不出究竟來。栢奴埠官廳對於此案的態度，因了恐盜風高熾，所以極爲重視。數日後，官廳就發令當地所有丁壯到栢奴埠來，嚴詰此案發生的前後。當時即據一個人說此案發生的當日下午落日還在樹梢時

分，他曾經見有可疑的四人在浮屋上一丹陽的光景，駛着中分大的船巡梭不走。卽虧當時不極端注意，只略一瞥過而已。那知此案能有水落石出的日子，就是此數語爲眼線呢。

官廳得到這個稟告，便派人到各處認真搜尋起來。經過月餘，好不容易纔探個明白，於是便通告上游各地嚴緝此案犯人。作惡作得多總是難逃法網的，所以不久就拿到了這四個兇手。死者的親屬得到這消息，都往法庭請求將兇手處死刑，以慰死者地下的幽靈，但經官嚴密審判的結果，僅判決二十五年的有期徒刑，這未免太輕率了。一場慘劇，就如此收場了。

上面所說的一幕悲劇，雖是爲着打劫而殺人，但也值得我們說一說，因爲嘮吁人的好殺，完全是出於野蠻民族的特性的。我記得在梅拉威河上游有一處地方，舉行宴會或是其他重要集會時，必獻舞數顆人頭，爲宣誓開幕的意思。這種野蠻的遺風，更值得我們討味了。

作者附誌

十 嘮 吁 民 族

嘮 吁 民 族

我們曉得有無數的野蠻民族，散居於南洋羣島中。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都頗佔重要位置的，所以有研究和記述的必要；可惜有很多人忽略了這一點，故雖就名聽熟了的馬來人來說，我們曉得他的歷史的實在不全，至若說到嘮吁人，就更加的不知道了。

說來更可憐，有些人看見嘮吁人竟說是馬來人，這是多麼可笑

的荒唐事呢。由這一點我們可以推論到一般人對於嚟的認識，是那麼淺薄了。我們試閉目思索一下，就曉得所以鬧出上面的笑話來，嚟人自身似亦應該負一點責任。因為他們和我們接觸的機會太少了，有的即限於一部分的商人，因為交易的關係比較常和他們接觸，所以我們能夠不至於和他們完全隔絕的，好在就靠着這一點，否則更是昏天黑地了。

一提起嚟這個名稱，就似乎要趕緊做一番解釋。因為我們在正史上面是找不出這個名稱的，如果有人不明白其中底細的，一定會疑我在捏造。其實不然，嚟這個名稱在南洋是很普通的，到過南洋的人總不會不曉得的。考嚟這個名稱，無疑是和他們接近的商

人（指華僑）創造出來的，史上有稱達雅（Davak），大概就是嘮吁的別名，這雖近於武斷，但大體說來總不會相差太遠吧。

嘮吁人之先，和那時候的詳情，無文獻可徵，所以我們知道的很少。但根據各種事實來想像，他們當初還沒有和外族接觸的時候，大部分蟄居婆羅洲中部山中，和深山野獸爲伍，幾與現世相隔絕。我們看到佛教首自印度侵入，以後猶太教，回教，婆羅門教，陸續東來，那些好幾個南洋野蠻民族都被潛移默化了；惟有嘮吁這一族因爲上述的原因，所以能夠在宗教的潮流高漲的時候，維持他們固有的信仰，直到今天，他們還是極崇拜自然，相信風雨雷霆是有神鬼司掌的。只因爲有這樣偏見牽住着他們的心靈，叫他們凡是遇着能夠觸起他

這崇拜心的，他們必定以可怕可異的心理置之。好像他們在開闢農場的時候，如果碰着了巨大的老樹，或是樹上有異鳥的巢，他們絕對不敢遽然動工的，必定要經過祭祀後，然後纔敢動手工，以爲如果不這樣做，就要拂逆了鬼神，那末將來必然是凶多吉少的。由此看來，我們就知道他們簡直是荒古時代的化石了。

嘮吁人在幾百幾千年以前，也是和別的民族一樣各不相統屬，各人因爲覓食的關係，在半存有嫉妬的情感在裏面，所以爭鬪奪殺的事情，在當時是極容易發生的。後來生活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也因之轉移，於是就產出了部落的形式。嘮吁在部落時期，每個村落也有村長去統治；做村長的必定爲村落中富有資產的人，或聲譽較著

的。村落內有了爭端，村長必爲之判斷；一村之內對於村長，是絕對服從的。對於鄰村，則極少往來，所以雖屬同族，若隔稍遠的則言語就不同了。這種情形，我們到內地去考察就曉得，村長制度到現在也未廢除，仍和以前的情形差不多。聽說在卡浦亞斯河（Kapus）地在婆羅洲（西南部）上游的深山裏，還有比較不開化的這一族人，未曾脫卻穴居野處，和茹毛飲血的習氣。他們每日在荒野裏奔逐，過獵狩的生活，別無所事。武器不用槍，也不用獵狗，只靠着長約一丈大如公趾的吹筒。一首裝有七首，敵走近身時可作槍標用。吹筒係木製的，外表的一部分雕有簡單的花紋，吹筒的放射物爲毒針，此針係用椰葉的骨幹或樹根做的。這種毒針非常厲害，有如槍彈一般的厲害，能於百

步內外傷人。所以猿猴、山豬、鹿這一類動物，如果着了毒針以後，沒有不立刻倒斃的。這種人只恃天然的產物如禽獸的肉，和草木的實之類，以爲常食。性且兇獷異常，動輒演殺人的悲劇。這一輩人爲數極少，並且僅在該一處纔有的。

嗚呼！在部落時代，也和我國一樣曾經降生負有創造天才的人，出來爲適應環境而創造出許多事業，遺給他們的後裔。你如不相信這個說話，我們可以拿事實來證明：譬如上面所說的吹筒這個利器，就是很恰當的例子。又如一顆數抱大數十丈高的高幹，要從樹下攀登上到樹尾，雖猿猴也束手沒有辦法；在這種困難中，好在他們的祖先預定下了一個法子。這個法子倒很簡單，即用竹釘在樹身釘住，作

一直線形，再用竹竿或木竿結在釘上，那末像梯一般攀登自如直上樹梢了。

由此看來，一部原原本本的嘮吁原始史，探究起來也是五光十色的。可惜即因為他們沒有文字，不能把當時的事實一一記下來，所以雖就這般負有創造天才的他們的祖先，也隨同草木湮沒，不能相聞後世，這是多麼遺憾的一件事體呵！因為上述的原因，我們現在研究起嘮吁人的原始來，真比黑暗裏摩針還來得更難，所以東拉西扯，說來一點統系也沒有。

彷彿就在過去不久的時間，嘮吁人的孤獨生活便從此告一段

落了。自然，他們以後還是熱烈地追慕過去的生活，好像壯年人憧憬他的兒童生活時代一樣；可是，他們這種不合理的理想，儘管空中樓閣，構得如何莊嚴，現實是不能填滿他們的欲望的。那馳蕩的，直湍的，好比流水往下竄一般的勢力，他們是沒法擋住的呵！

最初侵來破壞噶吁人的孤獨生活的第一人是誰？不是別的，便是今日滿佈全球的華僑，這是無可疑議的。我們僑胞雖先足踏婆羅洲的土地，但是沒有何種發展，雖然清末的時候有羅芳伯在坤甸據地稱王，但到底也比不上雅利安人那般高視闊步的侵入印度，所以到了光緒十年便被荷人吞併了。自荷人取得坤甸後，便沿卡浦亞斯河搜索而上，打算把內地所有土著都征服之，那知馬來王縱然可以

籠絡，惟獨頑悍的嘮吁人就始終不聽命了。當時嘮吁人在上游大肆騷擾，先後殺掉了荷官數員，荷人雖起兵往剿，然旋伏旋起，且數年不能平定。後來因為荷人察知嘮吁人的弱點，便改用柔懷政策，籠絡諸酋長，結果卒收大效，從此一場風波便過去了。

說來還是十年內的事（彷彿是在民十年），荷人在檳奴埠特地召集了通山的嘮吁人開一個盛大的會。這個會表面上看來，自然是滿布了野蠻民族的藝術氣味，形形色色，最易引人入勝；而這大會當中做主角的嘮吁人也以表現自己的原始藝術引為快事，嘔歌着荷人的盛德，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荷人的處心是那麼狡滑而陰險的嘮！

十一 嘮吁民族的民間故事

我們如果一查嘮吁人的自然歷史，我們就知道他們有很豐富的民間故事。這些故事裏面充滿神奇的事蹟，反映着他們的境遇和情況。我們現在敘述起來，真使心頭發生美化，沈醉於神鬼的說話中。

大概人類總是喜歡說故事和聽故事的，而在嘮吁人更甚，一天到晚空閒的時候，便羣集在牀前或樹下，以說故事爲樂。記得我兒時

的時候，我隨着我的祖母住在嘮吁人的村裏，頭尾約有三年，每天晚上她總是說故事給我聽。她所說的故事，並不是別的，就是嘮吁人的民間故事。啊！我年老的祖母，不是已向人間長辭而去了嗎？我不見她的慈祥的臉孔，是有七個年頭了！我現在把從前曾蘊藉在我腦海中的故事，縷縷的從記憶的罅穴中寫出三篇來。這三篇雖不一定能代表嘮吁人的民間故事的全部，但也够作來追慕我幼年之印象的了。

A 二兄弟

從前有在山裏住着的二兄弟，株守家園，天天過着單調的生活。有一天，阿兄因為要入山打獵，便吩咐他的弟弟守家，並且還說着晚上他就回來的。

他的弟弟在家裏兀自不樂，覺得這一天煞是難過。到了黃昏，他的弟弟想到阿兄快要回來了，於是他的臉上就流露出幾分喜悅，隨走到屋前草埔上望了一望。可是望了許多時，終望不見阿兄的影子，這時弟弟的心裏便有些着急起來，但想到阿兄平日出門也常常遲歸，今天晚上莫非又遲歸了，因之弟弟的心裏便鎮靜了許多。可是那一息一息向深山沈落的夕陽，這時只剩一線餘輝了。天際織就了幽靜，樹蔭下躲藏着分外的慘黑，在這種淒清的晚境中，弟弟獨自一人在草埔上徘徊了一晌，覺得胸中有一陣一陣的悲哀襲來，隨便高聲叫道：

哥哥呀！此時不歸何爲？

快歸來罷

弟弟的喊聲震徹了附近的林際，可是除卻山谷應聲外，別無所聽見。這時候弟弟全體顫抖着幾乎要哭起來了，禁不住隨口又喊了幾聲，卒之似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有微微的沈重的聲音回答道：「好，我就回來了。」弟弟聽了不禁喜出望外，一溜腳走入屋內。不多時，來了的脚步聲越走越近了。弟弟微笑的趨出門口，在一瞥間他早辨識那個走來的人並不是他的哥，卻是一個鬼王。弟弟知事不妙，急欲躲避，但已來不及了。弟弟給鬼王用手一推，即倒在地下，鬼王從容地用她的利甲把弟弟剝來吃了。

過了幾天，阿兄回到家裏看見門前幾滴乾了的血，早就曉得他

的弟弟給鬼王吃了，於是他就悲慟起來，所以他說：「誰能夠把我的弟弟起死回生的，即將屋旁放着的一倉穀作酬勞。」那知簷頭的小雀便應聲說道：「我能够。」阿兄聽了自是高興了不得，便商請小雀把他的弟弟復活，小雀答應了，就忙着用米粉做他的亡弟的渾身，做好了，小雀嘴裏便唸了幾聲，並塗上幾滴血，不久這個粉人便漸漸的甦醒過來，變成會動會說話的人體了。

弟弟復活後，阿兄便踐約將那一倉穀給小雀了。他們兩兄弟再團聚後，便商議如何報仇，計劃決定了，弟弟就同在一個黃昏時分，走出門首重復如前喊了幾聲。不多時，鬼王應聲了，弟弟便走入屋內緊閉着大門，阿兄就在樓上窗口拿了一枝長槍標伺殺。鬼王走近門前

來了，阿兄用力把槍標瞄準拋去，就中的了。

他們兩兄弟便把鬼王的肉剝來做醃肉。不上幾天，有七姊妹到來探詢鬼王的行蹤，說是她們的母親失蹤好幾天了。他們兩兄弟瞞了她們說是沒有看見。那時正值日頭落山時分，他們兩兄弟便邀這七姊妹吃飯，不消說醃肉便是今天晚上的佳肴了。席間那七姊妹最小的一個拿着一塊肉說道：「這塊肉很像我母親的手指。」接着又有一個搶着說：「這塊肉很像我母親的腳指。」最後纔由那七姊妹中最長的出來阻止她們的胡鬧厲聲說道：「小孩子食儘管食，多說什麼閒話。」阿兄也插嘴說道：「我們的醃肉那裏有得像你們底母親的手指，腳指呢。」經過這一番警告席間纔靜默下去。

餐畢，七姊妹回去了，他們兩兄弟卻非常的心滿意得，以爲仇已報復了。

B 神姑盲

從前某家有一個媳婦，（原來的故事沒有媳婦二字，只稱神姑盲而已）名叫做神姑盲的。近來她不知怎的一碰着沒有事做的時候，就走上棚上（意即樓上）去，後來連正當的事情都擱置了。她的家人看到她這種舉動，便很奇怪起來，於是伺她不在家時，便走上棚上去搜查她的祕密，果然在暗處發現出有三個卵；她的家人纔恍然大悟到她常常走上棚上來爲的就是這三個卵。這三個卵不消說是她生的了，人會生卵，算是一件離奇的事情，所以便把神姑盲活活捉來，

沈下水底浸死了。遺下來的三個卵，她的家人好好的放在窩裏使母雞去孵化；幾天工夫便把卵孵化成三個小孩兒，她的家人以其生來離奇，就拿來裝在小浮木上流走了。

浮木流到一堆草叢裏攔住了。清早，恰巧就有一個鬼婦走到那堆草叢上下的地方巡魚籠。（這個籠係用竹編織成的，形式是一端尖的一端平的，和礮彈的形狀差不多，用來放在河畔淺水處捕魚的，這可算是該處土人特有的一種捕魚工具。）忽的清風送來一片呱呱的哭聲，鬼婦聽着了高興到了不得。急尋聲張首四望，纔發現給一堆草叢攔住的浮木上昂然臥着三個嬰兒，鬼婦便把他們抱回家去。過後，那三個嬰孩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了，於是鬼夫婦就教他

們造船和其他的工藝。有一夜，鬼夫問鬼婦道：「那個小心肝可以吃了嗎？」鬼婦答道：「還小着呢。」這個對話忽被那三個孩子聽着了，各各都顧慮到他們的心肝不久就要被鬼夫婦掘來吃了；於是就商議逃走，但以有腳沒路可走，只得伺機暗中去造船。船造好了，只虧逃走的機會還沒到來。

船造好的第二天，恰巧鬼夫婦清早就出門走了，於是那三個孩子以有隙可乘，就坐船溯河上駛；走時並且帶了一個小圓甕，這個圓甕是鬼夫婦的生命寄託物，如果一天打破了，他們鬼夫婦就會死了。這個祕訣是從鬼婦的口裏說出來的，所以他們逃去時纔曉得把這個甕偷來帶去。

卻說鬼夫婦這一天清早便出門，爲的並不是別的事情，就是到山裏斬竹，當他們一刀落在竹管身上時，只發出空空的聲音，他們只狠狠的答道：「空什麼！我要拿你來燒心肝用的。」那知竹斬夠了，回到家裏來時，那三個孩子已逃走了。於是他們就走到河邊，看見河中心累累的水泡從上游流下來，他們就曉得那三個孩子逃去還不遠，於是他們就雇了一條獨木舟尾隨趕上去，趕上幾個丹陽，便把那三個孩子所乘的船趕上了。這時那三個孩子再沒有氣力加快船進行的速度，等得鬼夫婦所乘的船走近時，他們只得拿起那個圓甕拋在他們的船頭上，結果小甕打成碎片了，鬼夫婦便也死了；那三個小孩子始得安然走上上二個丹陽的村落住着。

C 兩婦人

有一個婦人很喜歡養雞，她所養的母雞，是很會生卵的。因此，和她住着不遠的鄰婦，看到這種情景，非常的羨慕她的養雞手段。於是就走到她的家裏去，告訴她自己所養的雞又不繁盛，又不肯生卵，爲的要請她將她平日養雞的經驗曉諭她，好模倣實行。她說她沒有什麼方法，只有替牠（指母雞）做了一個很好的窩，以後她便不間斷的到窩裏生卵。鄰婦聽了這番話，不由感動起來，便向她商借那雞窩。她答應，鄰婦就把雞窩帶回家來，不消說這時候自然是心滿意足了，以爲雞卵一定可以生得很多了。那知窩安置妥後，一直挨過數天，母雞雖時常在窩裏孵，但半個卵也未曾生過，卻在窩裏下糞。鄰婦看

到這種情景，便大發其雷霆，順手將那個窩，任情踐踏。幾天後，那個婦人向婦鄰要那個雞窩，鄰婦便將實情告訴她，說是那個雞窩已被拋棄在屋後垃圾堆裏了。她聽了，懊喪不過，就走到拋棄的地點，將殘物拿了回來，不住的擣胸嘆息。

卻說那個殘物拿回後，她便費了許多心思，織成一個魚籠。以後她天天早晨便出門到河畔去，爲着這個魚籠。回來的時候，總帶回有幾尾魚。因此，和她住着不遠的鄰婦，看到這種情景，又非常的羨慕她的捕魚手段。於是又走到那個婦人的家裏去，問她捕魚的方法。那個婦人說沒有什麼方法，只有前回踏壞了的雞窩，織成的一個魚籠。鄰婦聽了這番話，又如前的便向那個婦人商借魚籠。那個婦人答應了，

鄰婦就把那個魚籠帶回家來，即刻駕着獨木舟到河畔去安置。第二天早晨，天未亮，她就出門巡魚籠去了。那知巡得的滿籠都是蛇，魚却一條都沒有。她氣死了，回到家時，就把那個魚籠燃着火來燒掉了。幾天後，那個婦人向鄰婦要那個魚籠。鄰婦便將實情說了。那個婦人聽了又懊喪，不過想到這回不能廢物利用了。

那個婦人不住的痛惜那個被燒掉的魚籠，神情恍惚，走到了一座矮林中。忽的有許多猴子走近來，問她爲何痛哭？她便告訴猴子，說是她的雞窩給人家借去毀壞了，過後她又把它織成一個魚籠，又被人借去燒掉了，所以她不由得要哭起來。猴子聽了說道：「你不要哭，雞窩，魚籠已經失掉就算了，等我們搬些好東西來給你罷。」猴子說

罷，便不知從什麼地方，搬來許多金盤金碗等一類用器。她得着了這些金器，歡喜極了，剛纔的痛哭簡直沒有這個事似的。她回到家裏，和她住着不遠的鄰婦，看見她有這麼寶貴的金盤金碗，非常的羨慕，於是又向她追問，她便將經過的情形細細訴述一番。鄰婦得此消息，好不愉快，也就走到一座矮林中，裝出一副愁容放聲大哭，不久果然樹梢頭來了一羣猴子，走近她身旁問她爲何要哭，她便將心裏牢記着的幾句話回答猴子，猴子也以同樣的口腔說道：「你不要哭，雞窩，魚籠失掉了就算了；等我們搬些好東西來給你罷。」等一刻，那知猴子搬來的通通是些破盤破碗等一類用器，她爲猴子欺侮得氣極了，拾起木頭便要打猴子，但猴子一溜腳卻已登上樹梢頭逍遙自在了。

十二 鬼的傳說

鬼 的 傳 說

我們讀過勝吁人或馬來人許多故事，曉得鬼是故事裏的一箇 Character，好比歐洲許多神話裏的衆神，它給我們的感覺是一樣的。歐洲人崇拜衆神，正如他們迷信鬼一樣。雖說鬼比不上天上的衆神那麼偉大，不值得我們來崇敬，然而在他们的心靈上永遠有它的位置。

鬼的傳說所給予他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所以怕鬼這回事，是他們共通的心理。我們如用恐嚇的神氣說：「鬼來了！」沒有一箇不像煞有介事似的，裝出驚惶失措的體態來。但到底鬼這個怪物有沒有？在我們當然否認他的存在，關成無鬼學說。但在他們卻言之鑿鑿，說是脫頭鬼，七爺鬼，落月鬼等等。由是要說鬼是絕對沒有，卻又有辯論的餘地了。不過鬼有沒有的問題，我們在此不必多費詞，只將上面的三種鬼的傳說再來說一說。

傳說脫頭鬼是人變的。在日間我們看不出它是一箇脫頭鬼，夜裏它纔化身，一面掉下一滴一滴的鮮血。它的行徑是專吃小孩的血的，所以病着的小孩它便化身變成蝶或飛蟲類，走來吃小孩的血，小

孩便會失卻了他的生命。

七爺鬼是七個美麗的女郎，常在深山高樹上攀登跳舞，曾遇着它的人，輒爲它追逐，回到家裏便會生病，因此有喪命的。

落月鬼也是女性，傳說從前有一女人，因爲產兒不出，於是便如癡如醉，奔入山林遁跡，後來就變成落月鬼。故在後人有同樣產不出兒子的，在深夜時分，它便會走到附近地方嘯嘯的叫着，一種尖銳的聲音，聽了令人毛髮直豎。於是那個產婦便會陷入瘋狂的病態中，她的十個指甲，無緣無故的伸長起來；那時候就很難醫救，十有八九總是要喪命的。所以該處女人如有生產困難的，臨盆時嘗用一枝燒高熱度的槍標和幾枝樹葉，插在她的臥室底下的地上，（那裏的房子

都是搭得很高的）聽說就是爲預防這種病態的。

我們由上三種傳說看來，可知鬼多是女性的。這是什麼緣故？我們到不容易去尋找它的根源。但男性的鬼也不是沒有，如死了的人的墳地上，青草萋萋，綠枝搖拽，極顯出白骨荒埋的所在，忽的放出一套白煙來，煙完了，只有白布垂掛着的人身飄然出現，傳說這就是橫格鬼，（譯音）這種鬼便是男性的。不過這種鬼僅限於信奉回教的馬來人，因爲他們生前違背了教律，死後受罰變成了橫格鬼。

十三 土人農作的情形

當地土人除馬來人有一小部分稍事經商的外，大都以農作為生的，農作既為他們唯一的出路，農產物當然很豐的了；但其實也不盡然，他們的收穫除足以供給就地的糧食外，絕少有運出外地的。當收成不好的時候，還要靠暹羅等處運來的米來接濟呢。這到底是什麼緣故？我想雖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裏面，像種法不去講求，沒有農

作的智識等，也未始不是一個大原因哩！說雖如此，但他們表面上，也是非常關心農作的，他們若是發現有什麼不祥的異兆，足以爲害他們的農作時，他們就會弄得手忙足亂，做那虛無玄妙的禳禱，作種種非理的希求的。這在我們看來，未免要笑他們舉動的沒有意識，但在他們自己方面，卻以爲是應天的行事了。

講到他們的農作情形，是很有趣味而堪以記述的。現在特分爲開荒期，播種期，收穫期三個時期來敘述在下面。

一 開荒時期

當着三四月的前後，就是他們開始開荒的時期了。距此時期的前幾十日，他們爲着預備糧食，都跑到商場來購辦鹽，煙，布料等件。因

爲他們一踏上開闢時期，是沒有閒暇再出來購辦的。

他們要開闢一個農場，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因爲那裏盡是未開闢的山地，仍保存着公有的意味，又復地闊人疏，所以要開闢一個農場，即任你去選擇良好的地皮來開闢，他人是不來干預的。又他們的農場，是一年遷徙一次的，聽說凡已開闢過的地方，因爲肥質既被剝去，須有三五年久的時間，纔可以再闢爲農場。

他們本是個半開化的民族，崇拜自然界的習氣很是盛行，故開荒時如遇着巨大的老樹，或者樹上有異鳥的巢，以及其他能夠觸起他這種的崇拜心的，他們絕對不敢遽然動工的，必定先要祭禱後，然後纔敢動手作工；以爲如果拂逆了鬼神，將來必然是凶多吉少的。

開闢時期，就是他們最辛苦難過的日子了。在溽暑迫人的當中，他們要揮着斧斤，將一顆一顆的樹木斫去，一叢一叢的荊棘剷除；縱是怎樣寬闊的農場，但他們總須得這樣一步一步的做去的。更能顯示他們的本領的，是斫伐術的巧妙，好像這條樹他要使之倒向那一方面，沒有不隨之而倒去的。

在這時期內，他們經過十幾天的肉搏，農場裏的樹木大約就可以蕩盡了。蕩完之後，即任陽光盡量的曬去。等到枝葉樹幹都曬得十分乾燥時，就縱火燒之，這個時候大約是在六七月的前後。燒時，火勢非常的猛烈，一種雜遝的喧囂，有如天崩地拆之概！看到熊熊的火光，將天空罩上一道紅痕，繼起一縷縷的黑烟騰在空中。火息後，遺掉下

來的盡是灰色的餘燼，及焦枝爛木在錯列着；間有燒不過的，他們此時必再行補燒，並略將場裏的樹木修拾好來，以便播種時期播種。

山已經燒後，燒得如果很猛烈，場裏一枝生樹都沒有，那末就叫做燒得熟；否則就是不好的。山如燒得不熟，影響禾苗的豐歉至鉅，故他們很注意到這一點哩。

二 播種時期

他們是有這樣的風俗的，在播種時期，必邀集鄰近的族人來幫忙，做主家的即要饗以酒肉，大醉大飽，別無給工資之必要的。在被邀的族人亦是欣然應允，絕無忤色的，且看到是不可多得的机会。不過別人有同樣的工作來邀去替他幫忙時，自家也要去往助的。幾乎這

個習俗，在那裏是很普遍很盛行的。

當他們在場播種時，男者壯者各手執一丈多長的圓棍，在前面按秩序的在地上打孔，讓後面背負着筐籃的女人弱者，把種子播下，同時又將黃瓜一類的菜種子遍散場裏，以供來日的食用。

種已播下，絕不需要肥料來栽培，即要有適量的雨水，則禾苗自然長得很繁盛的。此時他們因為時有獸患，所以又忙着來趕築木柵，將場的周圍緊緊的圍起來，此外又在野獸足跡所常到的地方，安置各種木製的射獸具，藉以滅殺其來勢之猖獗。因為野獸為患的厲害，他們連在場裏都不敢直呼野獸的名，以為如果呼多了，就保不定今朝明夕會來殘害他們的農場的。

他們的農場，往往距家很遠的。他們覺得朝出夕歸，天天到場裏來作工的不方便，所以在播種的前後，就把家搬到農場裏來住着。有的因為距農場較近，沒有搬去的，也要在農場旁邊搭起一座蓬寮來，看管場裏的禾苗。他們在場裏搭構的屋子，是很隨便而簡單的，但大都搭得很高，地下即留為堆積物件和畜雞鴨的地方。

以上所述的工作，如果通通已做完了，接着就要芟除場裏的蔓草了。所以他們自開闢的時期起，就接二連三的忙個不休，直到蔓草剷完以後纔得稍事休息。但有的地方在農場裏所出息的，往往是不够食用，好在那裏的土產很多，所以還足以支持，不過要入山去採取罷了。當播種收穫兩時期交界當中，也是他們入山採取土產的一個

時期，因是這幾個月的山貨輸出亦多，市面也隨之活動起來了。

在這樣長的時期當中，女子也要做她們的工作的，像織草筐籃這一類的東西。

三 收穫時期

到了十二月的前後，場裏的穀就開始成熟了。如果是種在大森林燒焚後的場上，那沒苗比種在小樹林焚燒後的場上要長得多，穀實也粗大得多了。

在這時候他們有時將初黃的糯穀摘下來，在釜中炒熟後，更放在木臼中舂去其嫩殼，就成為帶黏性的「扁米」。食時和以椰糖，殊覺味珍適口。這在他們是稱為上品的，故值此時期如有什麼宴會，便

多用扁米來饗客的。

那裏的獸患，我前面已約略說過，是很猖獗的；尤其在這穀將成熟的時候，如果防範一稍疏忽，則幾個月來的辛苦，就會白白送掉了。所以他們連夜間都要出巡警戒哩！

穀已成熟了，他們又如前邀集族人來將場裏的穀收起來，大概如果在普通人家農場不很闊的，約有三四天就可以收完。他們收穫時僅摘下穀穗的上節，苗管是棄掉的。

穀已摘完之後，隨即運到他們的家裏，在穀倉裏保藏着。講到他們藏穀的穀倉，其構造的形式真是古怪，好像棺柩一樣，不過比較高大而且短些罷了，幾乎每家都有一間，設在屋子的附近。

此時他們又要搬回家裏來了。農場有的任其荒蕪，有的續闢爲菜園，種些蕃薯菜類。他們如遇荒歉時，則蕃薯便是主要的食品，常有數十天不食米而以蕃薯充飢的。

農作已告結束，他們在欣慶聲中，蘊藏着無限的自然樂意；酌觴宴酒，鬧得不亦樂乎！且每一次舉行宴會，必大宰牛，豬，雞，鴨，遍請各地名流蒞會。其鬧熱的情形當可想見，而所耗之金錢亦非同小可了。

南居印象記

版權所有

一九二九年五月初版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沈美鎮
宏文印刷所
開明書店

著者
印者
發行

改正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實價不折扣外埠酌加寄費)

82

82

34188

